

欽定宋史

卷四百一十一  
之二十二  
五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  
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南  
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祕  
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  
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

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  
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  
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  
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  
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  
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  
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等爲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  
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  
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

郡察寃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官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郎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

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奉事以舊職奉祠  
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  
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權刑部尙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尙書加端明殿  
學士同遷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  
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  
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  
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

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克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輶朝  
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  
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  
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  
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  
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  
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  
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  
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疆

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  
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大平州改福州徒步至侯官  
吏不知爲通判也召爲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暫書  
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  
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  
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  
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  
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  
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

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輕視王法請

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  
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  
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  
疆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  
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  
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  
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  
再用之必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  
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

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爲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進祕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僞號崔太尉者據石璧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

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  
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畧安撫司公事兼轉運  
判官母喪免召爲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顏敢諫  
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  
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  
陛下官爵此乃爲身計非爲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  
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  
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

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沫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爲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閩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爲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  
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衆翔寧江軍自建  
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  
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尙書依  
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乃  
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  
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卽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

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  
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  
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爲帘幕希  
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繪纈易之蜀之親族媢  
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  
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  
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  
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

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瑄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

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  
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  
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  
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穢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  
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卽日除  
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  
調許澈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  
糴受賄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  
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  
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憩子者年

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  
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  
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  
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  
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  
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歛家貧不  
能償婦憇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  
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  
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  
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